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唐　釋道世　撰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餘

施食部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為受不殺戒已以不食用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勑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

弟子真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烏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至於齋上施主儉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為福田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飽食多將施食乞飼烏犬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內或將已食任意多少不論限約又十二頭陁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為施主彼為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與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

有八萬户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
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為不捨衆生又灌佛形像經云
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
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餚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
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
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樹石上根株焦盡終
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為施一得萬倍
報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饑二除渴三消

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饑渴消　是名為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

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為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暐曄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色

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口

說流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食之報也又僧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為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蓏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勑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

言令拘孫河去此不遠清泠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為愍彼故為受之

食時部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時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髮一瞬草葉等即是非時一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

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

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醼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婬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婬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

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三唄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又僧一阿舍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為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既知燒香本擬請佛為凡夫心隔目覩不知佛令燒香徧請十方一切凡聖表呈福事騰空普赴正行香作唄時一切道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為女人行香恐觸手染著故開坐受若恐譏慢令懸放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受香齣前即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養馬養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志在佛道

為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

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廻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徳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為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

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脈不通令心壅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亦同盜相二為作證明故儻有失脫不干比丘三為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為成少欲知足故若當不受非同儉素五為生他信敬心故見受而食外道生信

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

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授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

施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又大方等陁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

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咒願已然後乃出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無

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蟲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廚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糜滓濁下沈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屎清者為尿腰有三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脈與先

血和合凝變為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
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
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
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
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
宿昔之間變為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
此弊食我若食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猒五欲譬如
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

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酥摶之癰熟膿出和合酥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胷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為

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噉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經無目出要律儀云巨摩老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記云西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為淨然

口耶不用淨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卧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湔亦名為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藕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

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饑渴二時得飲故知無病非時縱是石蜜酥油等亦不得食也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醎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水及果根

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閙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棃蒲萄石榴不擣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

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咒願部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為衆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輸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

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唄讚咒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咒願若為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咒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咒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舍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咒願云

屋舍覆蔭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咒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齎糧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咒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為檀越咒願食施得

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為女施園便咒願云

園果施清凉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圊厠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餔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為說得須陁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

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家設諸餚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勑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

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羣臣出城遥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遥知王意

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羣鳥中有鸚䳇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䳇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勑諸鸚䳇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䳇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䳇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䳇歡喜在前引

詣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餚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餚饍執持幢旛香華伎樂將諸羣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華而供養佛卻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遶

佛三帀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䳇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䳇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䳇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

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聘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鏊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

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鏊鑠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

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焰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

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著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入
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
種種蓮華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
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
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乂手白佛
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
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咒願婬欲
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

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别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畧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實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悵恨稽懴累日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弟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末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為因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為聖人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遥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𣪍闔堂肅然

一時禮敬毋自分行齋人食之旨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尚存此上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三該曰燭日闢䝉登宵衛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樹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

飯於地傾箪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内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舍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别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黄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

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柈案傾倒法進懴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為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為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於祇洹寺當時來諸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

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顇而䟦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歘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痾患但結跏趺坐斂袵乂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於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户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帀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䟦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

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　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

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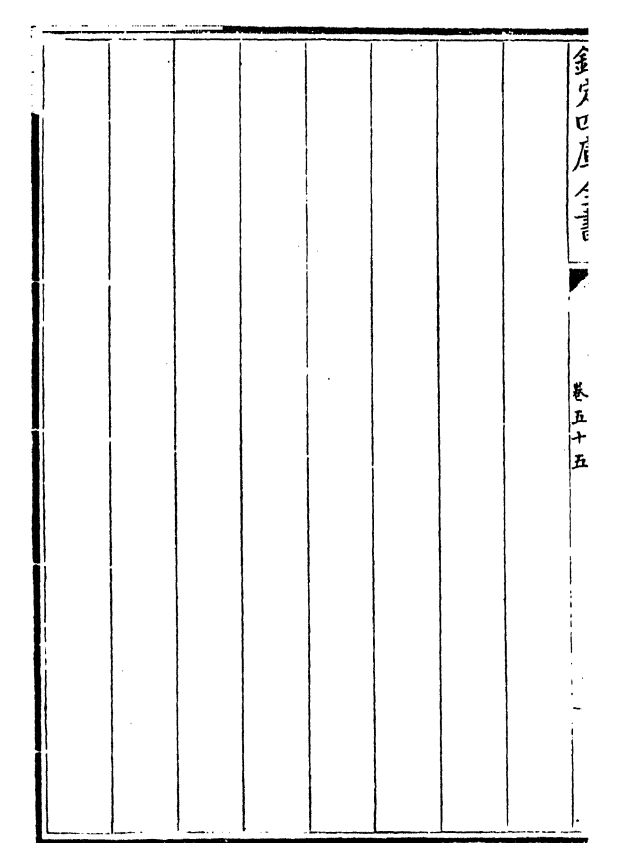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音釋

瞬輸閏切目動貌　醼伊甸切合飲也　澡子皓切滌也　漱先奏切蕩口也　唄溥賣切梵音也

壅尹竦切塞也　窖寤窖音教寤音悟　釜扶古切鍑屬　釀汝亮切醞也　滓祖似切澱也

圊七情切圂也　鏊魚到切餅鏊也　敦蒲沒切　夐呼正切　踣步黑切僵仆也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吉器切　歙許及切合也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輪王篇第四十

述意部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咸伏十善引化則千子咸隨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僉負逸彌繁峻極咸戎逺思天

報於是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宫圖度非分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

會名部

依真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

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倶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為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

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餘經名典財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刹利水澆頭

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婇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黙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剎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升法殿上婇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

右膝着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時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

人不殺生偷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為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沃壤豐樂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造此城已

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聖王是為輪寶成就云何名為白象寶還清旦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牖真金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此真我瑞是為象寶云何名為紺馬寶成就還清旦

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駿尾色頭頸
如象善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
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踴躍
而言此真我瑞是為馬寶成就云何名為神珠寶成就
還清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
穢時王見此神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内時王欲試
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竪幢出城其
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為是晝時王

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神珠寶成就云何名爲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顔色姿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温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儀則時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爲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爲居士寶成就時居士大夫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

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無不足為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勑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言正爾須寶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着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為須幾許時王語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

真我瑞是為居士寳成就云何名為主兵寳成就時主兵寳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伐不足為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寳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轉輪聖王七寳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寳藏盈溢無能及者王

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
珍奇盡以貢王願坐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
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
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為非法猶如北單不
可具述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
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
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
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

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為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歴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顔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

食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為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為輭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為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用國内若有違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耀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

風吹不能動體含溫涼能卻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輭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

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輭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飢渴病憂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鞾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没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輭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

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璽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

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躡虛而進羣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名鬱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

難量王可遊之王與羣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送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升忉利即與羣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汙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後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

感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
遥覩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
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
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
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
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
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
覇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

來問頂生答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頂受樂二天

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

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亦皆命終爾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苦備有爾時頂生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厭足涂著聚集貯欲無厭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厭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為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食欲拘利歲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為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其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育王部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遥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

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今當

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已
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
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脩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
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
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
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
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為夫人
前夫人及諸婇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

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為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啟時王言我是刹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髙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啟王言是舊夫人婇女令我學此王即勑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為

第一夫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懐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賔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

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啟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㝹羅陁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令往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為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

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

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啟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座素器盛食秔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孚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為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

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為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興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脩

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黄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脩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灑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位阿毱樓陁爲大臣時脩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令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

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㝹樓陁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脩師摩既來到阿㝹樓陁大臣語脩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陁申陁聞脩師摩終亡厭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

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甞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

樹華狼籍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嵬樓陁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敎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

時彼使輩還啟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覔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勑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啟王王即勑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啟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啟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

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鏁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羣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

寶物厭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遥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竪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
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
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
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
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
杵擣之令成碎粖時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
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女色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鑠木　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經脩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葢
以殺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慇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爾之所為　無復有悋惜
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葢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啟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

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令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輪轉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

無量民人王應玆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令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乗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又雜阿含經

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
飲食施設於僧勑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
施衆僧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
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
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
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
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
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啓王

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衆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座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羣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贜五部衆贜顧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羣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

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真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

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令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為太子諸臣等啟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令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為尊太子令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

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為地主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為地主王即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厭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預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勑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

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厭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羮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盡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

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嵬樓陁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為王大王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於三寳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寳云何而立太子為王時諸臣聞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名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寳來援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校譌

第二十一紙 十行女色宋南藏作色女 第二十八紙 五行益下宋南藏無之字

音釋

劇 竭戟切甚也 輻 方六切輪轑也 臃 丑中切圓直也 騣 祖冬切馬鬣也 縷 兩舉切綫也 鞾 毀遮切靿履也 有皰 披教切 蠒 吉典切蠶衣也 瓠 胡故切匏也 劈 匹亦切剖也 霸 必駕切把也 貯 直呂切積也 繖 蘇簡切蓋也 秔 古衡切黏稻也 不餉 式亮切饋也 撾 職瓜切擊也 膠 居肴切黏膏也 䞋 初覲切施也 緘 古銜切封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五十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唐　釋道世　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

述意部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寧兆庶也今遺法可付者意在伏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

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訕黷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滌區宇羣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别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宫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為天正坤始於未其衡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為

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為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絶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

何等為十一種姓尊髙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情
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
則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别知所住思十不自縱任不
行放逸翻前十種雖有大庫大佐大軍不可歸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
五種何等為五一善觀察攝受羣臣二能以時行思妙
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
專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衰損門退失現法及失法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
種可愛樂法何等為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

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為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種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為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為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為法王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羣臣英傑豪貴國人

共修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為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為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為中士若三具足名為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剎利以水灑頂得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劒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

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
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
下

王過部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打
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
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
身着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

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定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
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
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
刧賊縱横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又
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髙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
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藉記
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髙坐又國王太子横作法制不依
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

法不久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

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陪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
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十倍
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苦切衆
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
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又
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勑厨士曰汝等夜行
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捐
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三年後

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復還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

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旦出宫時路逢道人為吾説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令王弘慈寛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宫都中内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慇懃百姓辭決而去嗷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

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遂布

從此已來故號爲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㖃人王者鴦崛摩是令還王舍城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爲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覇治爲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

羣僚下吏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内皆怨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婬泆以自荒壞無以怨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寛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寳與臣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為善唯守一

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
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以保人
欲死時諸家内外聚會無邊椎胷呼天皆云柰何淚下
交横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之乎聞之者莫不傷心
覩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𠟱掣
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為乾往昔尊
榮豪貴隱隱闐闐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
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婬

泆無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為弟子即受五戒頭面着地為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宫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偽推問

國内誰令神人為是養馬令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為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

優婆塞佛便為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陁洹道又法句喻

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為憂

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

常為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為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

神來還為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為太子父王命終督代

為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

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令王自知

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

五事得為國王何等為五一者布施得為國王萬民奉
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幃帳
以是為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
諸長德以是為王一切萬民莫不為之作禮四者忍辱
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為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
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
五事世世為王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
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

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為王子補王之弟令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為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為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綱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

令名復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為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心調勝諸惡

如是為法王　見正能修慧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陁洹道

又賓頭盧為優陁延王說法經云昔輔相子賓頭盧阿羅漢為優陁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　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箭

猶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着想
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
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榮位須臾間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　未脫生死胎　横生無畏想
欲賊劫諸根　横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速駛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轉如掉索

愚癡染為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為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為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虵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虵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

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虵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

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已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着

王福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遶塔為沙門作禮羣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羣臣曰有金在釜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

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遶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為但有惡無善乎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

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衆生

為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速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

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柰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

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襍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

十國人噉魚鼈黿鼉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蓽鉢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為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陁國王

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為不祥王即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剎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為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陁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帀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

婆藪心厭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為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

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為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為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頂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

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陁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為王後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

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逐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地平政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果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爾時揵闥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

羣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以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宫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陁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

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塲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稽首為禮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

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著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偈

說

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

君臣感德　靈篇金鏡　寶册葳蕤

帝圖掩映　鳥記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凶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陰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啟政

感應緣（略出五驗）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羣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俟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支斷戚夫人手足

號爲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攫
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而崩
右一驗出
冤魂志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
賈行至舍間婇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爲戲樂葢是天子
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謡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
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簒丹眉
之妖簒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

歷三七當復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簒位葢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衆數十萬人皆是黄巾故天下號曰黄巾賊故令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黄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

信荆揚尤甚乃棄財産流沉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絶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

人情也延壽益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也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弒之逆兵革傷殘骨肉為讐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為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右其三驗

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校譌

第四紙八行破戒若北藏作持戒破

第六紙十四行辭北藏作辯

音釋

訕黷訕所晏切謗也黷杜谷切慁也

紕紊紕篇夷切疏也飾也紊文運切亂也

疫癘疫越逼切瘟疫癘力霽切疥也

剝伯各切削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爴厥縛切爪持也

霍忽郭切

濫盧瞰切泛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唼作答切齧也

頞阿葛切

踝戶瓦切腿兩旁也

葳蕤葳於非切蕤儒隹切葳蕤草木盛貌

拉落洽切折也

攫厥縛切持也

祟須銳切神禍也

篡初患切逆而奪取也

眚所景切災也

法苑珠林卷五十八

唐 釋道世 撰

納諫篇第四十二

述意部

夫納其理則言語絶乖其趣則諍論輿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自通故

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鬒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益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於良醫也

引證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為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税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説王之惡即

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令當詣彼為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柰何人王為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識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尅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駡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

之即用與王王語鸚䳇何以駡我鸚䳇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駡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為七答言一者躭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着棊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刼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傾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

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秤親踈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鸚䳇之言至誠至欵我為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以師禮受

修正行爾時國内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鸚䳇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令輔相是也爾時夫人者令輔相夫人是也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答言有何者是答言大王即是王甚聰明大智利根黠慧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答言大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一太卒大王當

知若王者性太惡者彼為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受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為作事當自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衆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捨瞋恚

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呰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

大衆中說我過惡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
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
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有善言願王
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汝當速說尼
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語不虛語稱事語
以我如是大惡人前可畏人前急性人前無慈悲人前
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黠慧
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

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　卒隨意說實　彼人智者訶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憍尸迦　實語入惡道

爾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羌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

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
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
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其比丘不王言
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
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
老母亢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
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稅物云何
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

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

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

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

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艸中坐至夜有閱叉

鬼來持之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卧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誰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

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追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

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令
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咒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
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
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
難面阿難慙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令日復
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
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
難無髮汝令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

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來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洟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婦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

有死已有死已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令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令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

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者舊長宿皆來諮啟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衆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

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

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

訶無刺除此刺者是名納謙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勑小魚曰汝等莫

離此閒往他處所備為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

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綫捕諸魚諸小魚

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

等莫離此閒往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

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勑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

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所捕

然遥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遥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線所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為魚師所捕舉着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為不受語為網所害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并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羣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

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野干主若
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
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
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着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
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
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
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
着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

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狠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鑵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羣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曽不受知識軟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戇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

述意部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實所運假實於妄誠故審非惠無以窮其實惠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

境乃知同趣於玄功交養萬法也

審怒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勅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

有酥酥香時有毒虵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虵欲殺我弟便殺毒虵段為七分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敎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蟲即前打殺既入門内自見已兒唻指而戲復見毒虵七分在地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

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
可憐迷悶躃地空中有天即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羅
柰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明端正好潔無有
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為立字結舌不
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

目不視色狀類瘖瘂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柰之何此子必為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熒惑耳外為端正內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從不可育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令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為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坑而生埋之

王即召國中外陣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婇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為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

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老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憒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藏三帀復塞藏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

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
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為實瘖瘂
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為止坐者為起皆前
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
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在於太子前
太子以語歡喜踴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
子太子顧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
見迎令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覩

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為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與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煮割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猒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速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志固惟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

人間為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僕者闍居輪等是也時婆羅門相師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為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為

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久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宜居衆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着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宜初受供是

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毱多所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水觀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

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令當觀食不淨想即爲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諍各欲得二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諍瞋忿乃爾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卧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着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爲爾平等分之

鬼聞其語尋即逺避此人即時抱篋捉杖躡屐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諍我已得去令使爾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屐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强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教常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

見右足蹈地涙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剎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惑然

見羅刹胷白背黒恠問所由羅刹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黒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刹迴面背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説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逢羅刹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内恣濫罰　外評何息

顧澄心府　詳審慧力

感應緣略引三驗

博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虵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

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厠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黒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

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匕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𡀔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

虵一身兩頭五彩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轀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狂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

絶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絶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黒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賔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為桃棘矢羽以鵄

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爲女人名曰知女狀如

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爲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居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

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虵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又熒惑火

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歳星木精生青龍大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黄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酒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䰟魄況天地為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五十八